

# 父亲的奖品

武增宝

父亲去世后，在整理父母留下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棕色的纸皮笔记本。笔记本封面页上写着“分班五日竞赛奖”，落款是“西铭矿菱子沟坑”，时间是1958年9月，封面上还印有“跃进”的汉语拼音字母及几匹骏马奔驰的图案。笔记本里还有四五幅彩绘插图。这笔记本是我见到的父亲最早的奖品了，它比我还大将近十岁。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甚至有点陈旧的笔记本，但记忆中却是父母眼中十分珍贵的奖品。

从我记事起，父亲每月领回工资和粮票、布票等各种票据后，总会交给母亲，母亲就会把这些钱和票据分开夹在这个笔记本的不同页面中，然后锁在家里大的扣箱里，需要买生活用品时，就从里面取出钱和票据。父亲的这个笔记本俨然成了掌管我家生活费的“钱包”，而且这个“钱包”为我家一工作就是六十年，直到父母亲去世才完成它的历史使

命。

父亲不识字，笔记本对他来说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是父亲却十分珍爱他的这个奖品。记得我上初中时，开始学写日记，老师要求我们准备一本日记本，我当时曾提出想用父亲的这个笔记本，好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炫耀，母亲也答应了我，但最后父亲还是没有舍得把它给我，而是到供销社给我另买了一个笔记本。我当时想不通，但长大后，我明白了父亲之所以舍不得给我用他那本笔记本，因为这是他的荣誉啊！如果给了我，本子用完后就会扔掉，但让它继续做我家的“钱包”，就能一直保存下来。

父亲不识字，但却十分喜爱这个笔记本。每当领回工资票据交给母亲，母亲要往笔记本里放时，他总要先拿起笔记本翻着看看，看前面写着奖励的字迹的封面，看里面彩色的插图，每次都是百看不厌。在母亲的督促下才恋恋不舍地

交给母亲，让母亲将钱和票据夹在里面，锁在扣箱里。父母每次放这个“钱包”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的，因为在那个物资贫瘠的年代，有了这个“钱包”，一家人的生活就有了依靠，衣食就有了着落。这是父亲起早贪黑，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到矿上上班，冒着危险在坑下干活换来的回报。

父亲工作的那个年代，表彰奖励虽然也很多，奖品却不怎么贵重，不是一块肥皂，就是一条毛巾，诸如此类的日用品。父亲的这些奖品成了当时市面凭票供应，较难买到，家里难得的生活用品，很快就会被全家人消费掉。记忆中父亲的奖品中还有过一把圆头铁锹，一朵绸布做的大红花。听父亲讲，他曾经作为劳动模范，戴着大红花坐在礼堂的前排接受表彰，中午还在职工餐厅会餐了一顿，矿领导还亲自给他们敬过酒呢，这成了他向我们炫耀的谈资，铁锹是作为奖

品之一被父亲带回家的。后来那朵红花被母亲别在家里穿衣镜的边上，一别就是好几年，直到颜色泛白，褪色得不能再别为止。至于那把铁锹，一直是家里必不可少的工具，我曾经拿着它参加过学校的义务劳动，父亲翻地、垒墙、打扫院子，它都是得心应手的工具，为我们家服务了二十多年后，它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父亲是新中国的第一代矿工，和千千万万个普通矿工一样，他们有着主人翁的责任感，他们虽然不像今天的模范先进那样有着丰厚的物质奖励，但他们更看重自己的荣誉，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当时那样艰苦甚至危险的环境中忘我地工作着，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井下，奉献给了矿山，他们虽然普通，但更值得我们尊敬。

父亲的笔记本，我将一直把它珍藏。  
(作者单位：万柏林第四中学)

## 忙碌的办公室

张冬

白炽灯总在破晓前亮起  
像不曾阖眼的守夜人  
吐纳着苍白的寒气  
我们浸在恒定的光晕里  
被赋予规格成为  
文件堆叠的某种延续

键盘是复调的瀑布  
持续冲刷着日程表的缝隙  
当回车键不断地敲击  
茶渍在纸页上  
拓印出褐色的岛屿

手机信息嘟嘟响着  
像要刺穿隔间壁垒  
所有对白都长出  
相似的触须与根茎  
“已收到”“马上处理”  
这些词语被裁切成  
标准的矩形

唯有饮水机偶尔沸腾  
在下午三点的寂静中  
突然想起山洞的形态  
而打印机立即吐出  
新的山脉——墨色未干  
峰顶已压住日期戳的红泥

暮色漫过窗格时  
发现盆栽早已学会  
用塑料的姿态呼吸  
它的影子却在墙上  
偷偷长出年轮  
比台账册的装订线  
更曲折更密集

我们继续搬运着数据  
直到城市用霓虹灯  
覆盖所有未完成的标点  
而显示屏的幽蓝里  
浮出更多待填充的  
黎明

(作者单位：屯兰矿)

腊八节快乐

杨英娥（太原公司）



家  
庭

## 不惑之年，心有少女

魏志宁

孔子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世人大多将这番话，视作岁月刻下的规矩——立的是家业稳固，肩头扛起的责任；不惑的是人情世故，眉眼间沉淀的沉稳。仿佛人到四十，就该收起所有的孩子气，把日子过得四平八稳，波澜不惊。可四十岁的女人，偏要给“不惑”二字，添上另一番鲜活的韵味。这份不惑，从不是被生活磨平棱角后的妥协，而是历经千帆、尝遍烟火后，依然攥在手心的热爱与天真，而这份独特的心境，正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里。

你会发现，人到中年，反倒偏爱起明艳的色彩。年轻时穿衣服，总爱选黑白灰，盼着能借一身素净，衬出几分沉稳干练的气质，应了那份想尽快融入成人世界的期许。那时的穿搭，是穿给旁人看的体面。可到了四十岁，大红大绿、明黄浅粉都敢往身上穿，这份鲜亮，是穿给自己看的欢喜。见过了世间的种种，才懂得生活本该多姿多彩，于是甘愿把自己活成一道

明媚的风景。就如易中天谈及魏晋风度时解读“胸中有丘壑”：东汉重道德，这里的“丘壑”是藏于胸襟的格局与操守；到了魏晋，审美成了主流追求，“丘壑”便回归了它本真的模样，就是会稽郡山阴县那一方山水的清奇秀丽。顾恺之笔下的峰峦、王献之笔下的溪涧，都只是对眼前风景的描摹，无关世俗教化，只关乎内心对美的热爱。魏晋名士将这份对自然的赤诚，融进了风骨里。而四十岁的女人，亦是把对生活的热爱，织进了衣袂飘飘的色彩里。

不止于此，四十岁的女人，开始大方拥抱自己的热爱。喜欢养花的，便在阳台辟出一方小天地，看种子破土、花苞绽放；喜欢跳舞的，便走进广场，跟着鼓点舒展腰肢。没有了年轻时的扭捏与羞涩，只敢在无人处偷偷练习；如今的她们，敢于放开自己，在阳光下尽情舒展，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这份不惑，还藏在一句脱口而出的称呼里。偶遇与自己年岁相仿的人，本想顺口喊一声“阿姨”，话到嘴边却突然顿住，转而笑着换成更亲切的叫法。而后自嘲一笑，心里竟还执拗地觉得，自己仍是少女。从心底到外表，都不肯认下“中年”的标签。这正是新时代四十岁女人的模样——她们深知生活是自己的，要好好爱护自己，更要热烈地热爱生活。于是，练瑜伽、做护肤、学养生、爱读书，从内到外打磨自己，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为了对得起这滚烫的人生。

这些与往日截然不同的改变，正是新时代女性独有的“不惑”。她们不惑于外界的定义，不困于年龄的枷锁，只执着于奔赴自己的热爱。

四十岁的风，吹过她的发梢，也吹动了藏在心底的那条少女裙。原来真正的不惑，从不是被岁月驯服，而是心怀热爱，永远活得简单而热烈。

(作者单位：屯兰矿)